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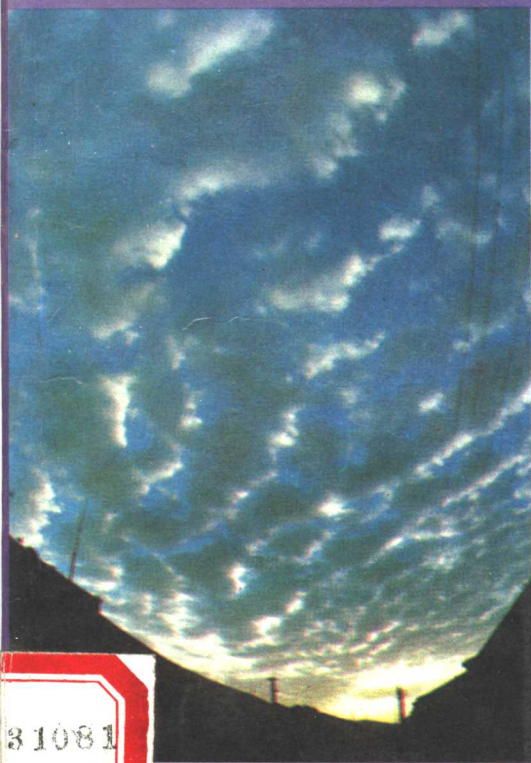


三十以後才明白

王冬梅 著

欲說當年好困惑

沈陽出版社



31081



三十以後才明白

王冬梅 著

欲說當年好困惑

沈陽出版社

(辽) 新登字12号

三十年以后才明白

欲说当年好困惑

Yu Shuo Dangnian Hao Kuhuo

王冬梅 著

责任编辑: 赵 敏 郝戈非

封面设计: 冯守哲

责任校对: 李东训

版式设计: 张 辉

沈 阳 出 版 社 出 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13纬路19号)

沈阳七二一二工厂印刷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1992年4月第 1 版

印 张: 5.375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85 千字

印数: 1—10800

ISBN 7-80556-787-5 /G·194 定价: 2.70元

写在前面的话

三十岁，人生旅途的一座驿站，
三十岁，生命档案的一个逗点。

当我们拽着对青春的无限眷恋，
走过人生的第三十个春天，就像江河
中一艘无法逆行的小船，永远告别了
天真，告别了浪漫，告别了我们用稚
嫩和幻想编织的梦，也告别了身后那
数不清的迷惘和遗憾。

我们已不再年轻，“三十而
立”，我们成熟仿佛就在一夜之
间，那么多艰涩深奥的人生哲理，仿
佛突然变得通俗浅显；那么多恼人的
难解之谜，仿佛一下子有了答案；我
们也仿佛大彻大悟，三十岁，才是人

生真正的起点，三十岁，实在值得我们纪念。

我们曾经是那样的困惑，比起前人，比起来者，我们这一代的道路是多么的坎坷不凡；我们刚会吃饭，就知道了什么叫饥饿；我们刚刚上学，就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狂澜；待我们应该工作时，又走向广阔天地去锻炼。这畸形的履历，使我们的青春充满了迷茫和苦恼、彷徨与不安，一种昂扬与沉重、渴望与失落、迷狂与清醒，不愿认可又必须面对现实的复杂情绪像一头不安稳的小鹿撞击在我们年轻的心田。

我们曾经不懂得爱，那时，爱情似乎和资产阶级有着先天之缘。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只能爱大地，爱荒山。但我们毕竟是血肉之躯，有七情六欲，心中也向往花前月下，小桥河边。可是，我们不敢。我们唯一表达爱情的方式，就是男生为女生悄悄接一接垄，女生为男生偷偷洗一洗衣衫。为了回城，没人敢搬弄丘比特的神箭，被压抑的青春躁动啊，也留下了一幕幕令人扼腕叹息的遗憾。

我们也曾幼稚得发傻，甚至不了解自己，不知道也不敢想自己的理想、追求、信念。面对历史发给我们的考卷，许多人手足无措，纵然落笔，也是“月朦胧、鸟朦胧”，一片茫然。我们是那样的缺乏思维，缺乏勇气，在命运捉弄我们

的时候，我们也稀里糊涂地自我欺骗。

我们曾经不懂的实在太多太多……………

如果说，成熟是一柄剑，那么，铸造它的就是磨练。正是有了这太多的磨练才使我们明白了许多，正是有了这太多的曾经，才使我们走出昨天。

走出昨天的困惑，是一种难以抑制的渴望，走出昨天的狭窄，是一种令人振奋的浩瀚。当我们用成熟之剑自我解剖的时候，我们发现，人生是这样的博大精深，只有跌了几个跟头才能知道她的内涵。人生与社会，理想与事业，价值与追求，生活与婚恋，有多少结，就有多少解，关键在于我们怎样把握心中的方向盘。

有歌道：三十以后才明白。假如青春能重新设计，我们一定会像建筑师那样，把青春设计得潇洒美满、色彩斑斓。面对风华正茂的青年朋友，我们羡慕，我们祝福，同时，也不免有些忧念。尽管他们不会再有我们那么多坎坷，尽管他们的脚下铺满鲜花地毯，但青春毕竟充满了游移不定的梦，难免走入我们曾陷过的泥潭。于是，我们冒昧地唱起了这首《三十以后才明白》的歌，把我们的青春底片展现给当代青年，假如他们能从我们的足迹中有所感悟，假如他们能从我们的误区跨越过去，那正是我们编写这套丛书的动机

所在，正是我们这些“过来人”由衷的心愿。

最后，让我们引用罗曼·罗兰的一句话来表明我们的心迹吧：

“我的故乡不是昨天，我的故乡是明天。”

赵 敏

1991年11月于沈阳

目 录

1	引 言 留恋青春
5	●一 走向社会与认识社会
5	狂热后的疑问与思考
10	生活的真实与不真实
19	从田野回望城市
24	怀念乡村
28	“二传手”的使命
33	●二 得到的与失去的
33	写在大地上的功绩
41	磨难也是一所大学
47	相容又不相容
56	文化混血儿

62	感叹——我们的职业病
69	抢救青春
77	早熟晚成
88	●三 典型的作用与典型的命运
88	榜样的力量
92	昙花一现
96	社会悲剧
100	不仅仅是社会悲剧
109	异化与回归
118	●四 爱情与婚姻的奇花异草
118	女人的价值
126	理性的选择
129	成功与失败
136	压船石
143	性的荒漠
152	结 语 我们这一代
157	后 记

引 言

留 恋 青 春

1988年是国际旅游年，也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20周年纪念。那年夏天，一位老朋友带着妻子、女儿从上海来到沈阳，约我一起回当年我们插队的地方看看。他的女儿是他回城那年出生的，正好10岁，在旅游年的暑假，他没有带她去长江看三峡，去西安看兵马俑，而是带她去东北农村看黑土地。为了这次旅行，他筹划准备了好几年，他只是一家工厂的普通职员，经济上并不宽裕，但他还是在上山下乡20周年之际，完成了这趟期待已久的旅行。

在当年插队的地方，他带着女儿

翻山越岭，去看他种的树，他住的屋，去看他的乡亲，他的队长，和他当年耕种过的土地。他对那片并不富饶的土地怀着一腔眷恋之情。

虽然上山下乡使我们这代人的青春失去了玫瑰色，但我们对于生活过的穷乡僻壤，对于始而格格不入，继而水乳交融、亲如父兄的农民，对于自己在田野里逝去的岁月，都怀有一种极其复杂的难以忘却的情感，那些岁月毕竟是我们用自己最美丽的青春填满的啊！

据我所知，近年来，不少知青利用出差、休假、星期日等机会回农村去看看，有的甚至集体回青年点所在的村庄去。就像海外游子回大陆寻根一样。他们是去寻找逝去的青春。所以，与其说我们这一代人留恋过去，不如说我们这一代人留恋青春，更何况，对过去的频频回首并没有拽住我们的脚步，虽然，我们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责任，不能像今天的年轻人那样轻松地闯入未来，但是，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坚定、有力。

在我们这一代知识青年的青春逝去的时候，我们顽强地闯入了社会的各个领域。我们并没有放弃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只是由于我们的青春坎坷蹉跎，我们才倍加珍惜留恋，不论过去留给我们多少磨难与痛苦，我们都舍不得割断那条青春的河。

虽然，我们已经不再年轻，但是，我们的青春不死。

自强不息，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性格和特色。那么，过去留给我们这一代人的思考是什么呢？

我们这一代人走向社会，面对的是大山、长河、乡野、土地、风土人情等一切形象的东西，我们很少面对抽象的、深奥的理论教科书，这使我们的形象思维能力空前活跃起来。于是，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这代人就开始为自己唱出一曲曲催人泪下的歌，从《蹉跎岁月》到《今夜有暴风雪》，从《这里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到《雪城》，唱了十年之久，仍然没有穷尽，一部《血色黄昏》再次在知青中掀起波澜。知青岁月似乎并没有全部蹉跎，它成了我们这一代作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坎坷生活注定培养不了科学家，但它却是文学家的摇篮，古今中外莫不如此。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中从事文字工作的人格外多的原因。

形象思维的发达，使我们这一代人遨游在生活的天空。我们不是在课堂上、书本里学习生活的知识，而是在生活中学习生活，在生活中探索生活的哲理和真谛。我们这一代人对生活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体验。生活的磨难使我们这一代人

具有坚强的性格和并不健壮的身体，与工农大众的结合，使我们这一代人继承了我们民族许多传统的美德，也使我们身上的弱点更加突出；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使我们对生活的思考、对自己的前途、祖国的命运的思考日益沉重。在抽象思维方面，我们并不是弱智的一代，只是我们对自己的故事的诉说掩盖了理性的声音。本书所要做的，就是放飞我们这一代人的另一双翅膀，即理性的翅膀，看看我们这一代知识青年，对过去、现在、未来，对人生、命运究竟思考些什么，究竟明白了什么。

走向社会与认识社会

●狂热后的疑问与思考

1968年，中国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场运动席卷了全国所有城市和整整一代城市青年。那时候，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还没有从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红海洋中游上岸，就又被卷入了上山下乡的洪流。

几乎所有城市的广场、体育场，都挤满了我们这些并不懂得生活，却自以为自己不可阻挡的年轻人。我们背着行装，手里拿着毛主席语录本，发出震天动地的“到农村去”的喊

声，然后，我们唱着：“毛主席教导记心怀，一生交给党安排，笑洒满腔青春血，喜迎全球幸福来”和“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战歌，走向火车站。

随着一列列火车的鸣叫，喧嚣的城市变得沉寂，沉寂的乡村变得喧闹。

以后的10届中学毕业生，都相继走上了这条道路。虽然，每一届中学毕业生，都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掀起一个高潮，但是，从总的趋势上看，青年人对上山下乡的热情却在依次递减。

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使我们满腔沸腾的热血渐渐冷却，我们依然僵化的头脑开始了艰难的思考。当我们用美丽的青春垫羊圈、爬垄沟的时候，我们常常直起腰来，仰天长问：我们为什么下乡？当我们腰酸腿疼、长夜难眠的时候，我们常常互相探问：我们究竟为什么下乡？

为了响应号召，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为了缩小三大差别，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若干年后，当着马寅初先生的冤案被平反，当着计划生育工作进展到了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们才深刻地认识到：城市人口过剩，我们是“超生”的一代——这个严峻的现实。

我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了中国人口迅速膨胀的时期。我们刚刚念熟“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诗句，中国人口就变成了“七亿人民七亿兵”，紧接着便是“八亿中国人民”。人口增长速度之快，可谓神速。这种状况，当时带给我们的却是盲目的兴奋。那时我们以为，一个国家人口越多，这个国家便越强大。直到我们从农村回到城市后，我们才为中国人口的增加深感忧虑，因为我们正在品尝这颗苦果的滋味。

我们在农村几经风雨，几经磨难，终于带着一颗疲惫的心回到城市里来，城市却并没有给我们留一份工作，拥挤的家里，甚至没法给我们安一张床。我们成了名符其实的城市过剩人口。

为了争取生存的权力，我们来不及休整自己，便又开始了艰难的跋涉。从走出国门去“洋插队”，到而立之年才去考大学，从进工厂学徒，到摆地摊当个体户，工作不论高低贵贱，我们知识青年都干过。我的一些做文字工作的朋友相聚时，常常谈起刚回城时的工作。一位体格健壮的翻译，曾在井下挖煤；一位骨瘦如柴的记者，曾是爬高压电线杆的电工；一位气质高雅的编辑，曾在火车站拿着小锤敲打每一列停下来的火车的轮子……他们身上，至今仍留着第一个职业的痕迹。尽管他们现在是脑力劳动者，但是，

对他们来说，任何时候都不存在轻视体力劳动者的问题，因为他们自己为了生存，做过许多体力劳动。

随后的几年，我们对中国的人口问题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人口众多并不是一件值得我们骄傲的事情，而是我们共和国的一个巨大压力。对于城市化进程缓慢的中国，这种人口压力在城市尤其突出。于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量城市人口被转移到乡村。这可能暂时缓解了城市的人口压力，可是，这种做法与社会发展的规律是相矛盾的。因为一个国家是否发达，要看它工业经济发展的程度，或者说是农村人口减少的程度。

更可惜的是，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都是城市中最有生气的年轻人。那时候，我们的父兄还年富力强，仿佛还不需要带徒弟。10年后，当他们发现自己已经开始苍老时，才发现身后没有接班人。于是，从尖端科学到修脚工人，各行各业都在叫喊：青黄不接，后继无人。

这一代城市人口的离去，使我们的城市经济出现了可怕的断代。

而10年后，知识青年的大批返城，又如洪水猛兽一般冲击着城市经济，使潜在的失业问题突然明朗化，仿佛几百万失业大军一下子从地底下冒出来，跑到了每座城市的市长办公桌上。城市